



One Hundred
Classic Works of the
World Literature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斯巴达克斯



1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一 苏拉的介绍

罗马纪元 675 年，“伊萨夫尔城的征服者”普勃里乌斯·赛尔维里乌斯·瓦季埃和阿庇乌斯·克劳齐乌斯·普里赫尔执政那一年的 11 月 10 日的清晨，罗马城里各个区的老百姓不等天明就在街道上汇集起来。所有的人都向大斗技场涌去。

从埃斯克维林区和苏布拉区（住在那儿的人大多是平民）那些弯曲、狭小，但是人口非常密集的巷子里，涌出各种各样的人群，他们年纪和地位各不相同；他们涌满了城里的主要街道——泰倍尔诺尔街、陶工街、新街以及别的大街，大家朝着一个目标，像潮水似的向大斗技场跑去。

工匠、贫民、解放的奴隶、浑身伤疤的老年角斗士、乞丐、傲慢的罗马军团中的残废老兵——亚细亚、阿非利加和森布里人的征服者，一般的女人、小丑、戏子、舞女和三五成群的机灵的孩子，一批一批川流不息地向前涌动。他们富有生机的快乐脸庞，无忧无虑的漫谈以及各种讽刺和逗乐都反映了他们正在匆匆忙忙地赶去观看那令人喜悦的表演。

所有这些形形色色、喧嚣打闹、数不清的人群，使这宏大的城市充满了一片含混的、芜杂的、但是快乐的哄叫和喧哗声，只有十万个蜂房放在街道上发出来的叫声才能够与它相比。

罗马的居民都显得非常兴奋，这种乌云翻滚，不但不能

带来好天气，而且很可能下雨的天空，并没有使他们感到一点不安。

从拉丁和杜斯古尔那边的山谷里吹来了非常刺骨的寒风，不断拍打着人的脸。寒冷的程度很容易看出来，因为许多公民已经把罩袍上的风兜拉到头上，有的戴上了阔边帽或圆圆的毡帽；男人们使劲地把罩袍或宽袍裹得更紧，女人们也包起了长而宽大的袍子和斗篷。

这一座斗技场原来是罗马第一位国王老泰尔克维尼乌斯在罗马纪元 138 年建造的，由罗马王政时期最后一位国王“骄傲的人”泰尔克维尼乌斯在占领阿庇奥尔以后加以扩充和修葺的；它之所以被称做大斗技场是从罗马纪元 533 年开始的，因为那一年监察官昆杜斯·法拉米尼乌斯另外建筑了一座较小的、用他自己的姓名命名的斗技场。

大斗技场矗立在帕拉丁山和阿文丁山之间的莫尔西亚山谷中，但在本书所描写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它还没有达到后来朱理乌斯·恺撒和奥古斯都·渥大维时代那样的雄壮和宏大。但无论如何，这总是一座大得令人吃惊的建筑物。它有两千一百八十罗马尺长，九百九十八罗马尺宽，场里可以盛下十二万以上的观众。

这一斗技场的开头几乎是椭圆形的。它的东端是半圆形的，西端却是一直线切下，连着一道连拱。那是一座拥有十三道拱门的雄伟建筑物。中间的那道拱门就是斗技场主要的进出口，故叫做正门；角斗开始前，捐神像的行列就是从这道门进场的。另外十二道拱门下的拱廊就当作马厩或者是“拱房”，当斗技场中进行战车比赛时，那儿是停放车马的地方，当场内举行罗马人最喜爱的流血角斗的表演时，那儿就是给角斗士休息和关闭野兽的地方。斗技场从那座连拱开始就是呈半圆形的一排排的石阶，那些石阶就是观众的座位。

好多台阶隔开了那些座位，观众就是沿着那些台阶走到座位上去的。那些台阶又与看台后面的许多台阶相连，罗马人可以循着它们走下，从周围的许多边门出去。

看台顶上是圆柱拱廊，那是规定给妇女们使用，让她们观看表演的。

正门的对面建造了一道凯旋门，那是凯旋者入场的地方，但是在那座连拱的右面还有一道门，叫做死门，斗技场里的工役们，用长长的挠钩刺住那些已经打死或者快要死去的角斗士的鲜血淋漓的残缺身体，通过那道阴森森的门，把他们从角斗场上拉到场外去。

在那座连拱的平顶上放着好些凳子，那是最高的长官——执政官们、贞女们和元老们的座位。但在别的地方，那就没有什么特殊的或是分派给什么人享用的专座了。

在角斗场上，从那座连拱起一直到凯旋门那儿，有一堵长约五百来步的低墙，叫做“岭墙”，那是在战车比赛时用来测量距离的。墙的两端有几根小柱子，叫做“标柱”。在“岭墙”中间屹立着一座祭奠太阳的方尖塔，塔的两边分列着许多圆柱，祭坛和神的雕像，在那些神像中间有采莱斯和莫尔西亚的维纳斯的雕像。

在斗技场里面，四周圈着一道十八尺高的墙，那道墙叫做“护墙”。沿墙掘着一道深沟，沟里灌满了水，沟的外面还有一道铁栏杆。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观众，提防他们受到那些在斗技场里张牙舞爪、咆哮示威的猛兽袭击。

这一在罗马纪元 675 年给罗马人看表演的地方，就是这样一座雄伟的建筑物。这座巨大的建筑物，现在正涌满了尊敬的罗马公民——他们所向无敌的鹰已经飞遍了世界。可是在场外还有人急匆匆地赶来，他们的人数每小时、每分钟都在增加，在滚滚不断的人流中不仅有百姓，而且还有骑士、

贵族和贵妇们。所有人的表情都没有忧虑，就像那些等待某种有趣而又快乐的娱乐的人一般。

这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在庆祝什么？究竟是什么样的表演把这么多观众吸引到这里来呢？

“幸福的人”卢齐乌斯·考尔涅里乌斯·苏拉，这个意大利的统治者，使整个罗马抖动的人，由于想使自己在快乐中忘却那已经折磨了他两年多的没能治疗好的皮肤病，曾经在几星期之前叫人当众宣称，他将出钱使罗马市民接连狂宴三天，并进行种种娱乐活动。

在前一天晚上，马尔斯广场和第伯尔河旁的空地上，罗马的百姓们就已围坐在按照这个凶残独裁者的命令布置的无数桌筵席旁了。他们大叫着吃到黑夜来临，继而，通常的筵宴又转变为肆意的狂饮。这位凯乌斯·马略的死敌，用空前的、帝王才有的排场，举行着宴会，他在无数间在室外空地上匆匆搭建起来的三榻餐厅中，用无数最可口的食物和最醇香的葡萄酒招待了罗马全城的人。

“幸福的人”苏拉的慷慨行为是空前的，这些他用来庆祝赫克里斯的筵宴和表演，一共用去了他十分之一的家产。他所准备的食物是那样的丰盛，因此，每天都有许多剩余食物扔到河里去；他用来款待人们的葡萄酒，也都是四十年前或者更长的陈酒。

苏拉就这样用左手把右手夺来的财产的一部分拿出来款待了罗马人。虽然奎利特人心底里痛恨苏拉，但他们表面上还是毫不紧张地接受了这个为全罗马人民深恶痛绝的人为他们安排的宴会和娱乐。

一天最好的时间开始了。灿烂的太阳光，从乌云中间一会儿这边，一会儿那边地露出来，把山丘顶部和几十座神庙、贸易堂以及围着白大理石墙的贵族邸宅的屋顶照得灯火

通明。灿烂的阳光也温暖了坐在大斗技场看台石阶上的罗马公民。

斗技场里已经涌满十万以上的罗马公民，等待欣赏他们最心爱的表演：角斗士和角斗士的流血角斗，角斗士和猛兽的拚杀。

在这十万以上的观众中间，有由城中各区和罗马以外各地汇聚到这——“永恒之城”里来的贵妇人、贵族、骑士、包税商、钱庄老板和富有的外国人，他们坐着最好的座位。

尽管那些命运的宠儿到斗技场比穷人们晚得多，他们总是能够得到最好和最方便的座位。许多贫穷的罗马公民，虽然常常没有面包吃，有时候甚至没有房子住，但还是保持着他们的自豪，他们随时准备高喊“Noli me tanger — — civig romanus sum!”（不要触我——我是罗马公民！）在那些无所事事的穷人干的各种不费大力气的职业中，有一种特别的职业，那就是准时赶到公共娱乐场所，给有钱的公民和贵族占据最好的座位。当那些富豪和贵人认为表演值得欣赏的时候，就乘马车到斗技场来，付出三个或四个塞斯太尔司，就可以得到安坐好座位的权利。

斗技场里涌满了十万以上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和不同出身的观众。这种宏伟的场面是叫人很难想象的。种类繁多的衣服，包括阔紫边宽袍、狭紫边宽袍、祭袍、女宽袍、无袖女袍、女长袍、女披风，它们的颜色汇聚成瑰丽夺目的一片；千万人的喧哗吵嚷就像火山在地下发出怒吼声一样；成千上万个人头的扭动和成千上万双手臂的挥舞，好像暴怒的海洋中奔腾可怕的巨浪！但是这一切关于当时大斗技场中无与类比的雄伟场面的描写，只能给人一点极其微弱的印象罢了。

坐在各处看台石阶上的平民们，不时拿出从家里带来的

东西，他们饭量极好——有的人吃冷猪肉或者灌肠、有的人吃咸肉，也有一些人吃一种凝乳和蜂蜜馅的包子或者面包干。他们一边吃，一边开玩笑，讲种种俏皮话和粗俗的挖苦话；他们无忧无虑地交谈，大声地嬉笑或者喝着葡萄酒、维里特拉酒、玛西古斯酒和杜斯古尔酒。

到处都有人在做顺心的买卖：卖煎饼、煮豆子和包子的小贩们，一会儿就把自己的东西卖光了。因为平民们都争先恐后地把这些便宜好吃的食物买来招待自己的老婆和孩子。接着，自然地，这些高兴的顾客们只得把卖葡萄酒的小贩喊过来，买酒来解除由于吃煮豆子而引起的口渴。他们喝着满斟在杯子里的，被丧尽天良的酒贩子当作杜斯古尔酒卖的酸葡萄酒。

那些骑士、富人和贵族家庭里出来的人，躲开平民单独坐着，他们故意显出一副惹人注意的高贵派头，进行着快活的有趣的谈话。

穿着考究的纨袴子弟用坐垫和毯子铺在坚硬的石阶上，他们把打开了的伞撑在美貌的贵妇人和美丽的姑娘的头上，替她们遮蔽炎热的阳光。

在差不多靠近凯旋门的看台的第三排石阶上，在两个贵族中间，坐着一位极其美貌的贵妇人。她那苗条的姿态、丰满的肉体和绝伦的肩膀，表明她是真正的罗马美女。

她有轮廓分明的脸庞、宽广的前额、纤巧而又美丽的鼻子、妖嫩的嘴、一对黑艳艳的顾盼的大眼睛，以及两片燃烧着要求热吻的强烈欲望的红唇。总而言之，在这位贵妇人的身上，几乎没有一处不显露着那难以想像的迷人力量。浓密而又柔软的鬈发，好似乌鸦翅膀那么黑油油，直垂到她的肩上，但在靠近前额的地方却被一顶满嵌宝石的金冕紧紧地束住。一件用薄如蝉翼的白毛织品制的、下端绣上金缕的无袖

长袍，显出了她那勾魂的曲线。但在那件引人的、褶襞向下飘动的无袖长袍外面，又罩上了一件雪白的垂着紫色流苏的坎肩。

这位服饰俊美的美人估计还不到三十岁；她就是范莱丽雅——卢齐乌斯·范莱里乌斯·梅萨拉的女儿，昆杜斯·荷尔顿西乌斯的同母异父的妹妹。昆杜斯·荷尔顿西乌斯是一个有名的雄辩家，他是西塞禄的对手。他在罗马纪元 683 年曾被选为执政官。在我们叙述的事情开始前几个月，范莱丽雅的丈夫用一种外人看来好像是真实的借口，说范莱丽雅不会生儿子，跟她离了婚；其实离婚的原因，却是在罗马闹得满城风雨有关她的品行的流言。那些流言认为范莱丽雅是一个风骚的女人，说她跟许多追求她的人发生过不洁的关系。但无论如何，这一次离婚双方都保全了面子，因此范莱丽雅的名誉并没有受到损害。

在范莱丽雅的身边，坐着艾列维乌斯·梅杜里。这是一个瘦高、苍白、洁净、头发梳得溜光、浑身洒过香水涂过香油而且仔细修饰过的家伙。他所有的手指都戴着雕工精致的嵌宝石金戒指。他的脖子上面挂着一条金项链，下面是一个漂亮的金坠子。梅杜里除了他那雅致的装束之外，还拿着一根象牙手杖，他不时显出极其高贵的姿态把玩着它。

在这位贵族的冷酷呆板的脸上，显出无聊而又呆滞的表情，他还只三十五岁，即已经对世界上的一切都感到厌烦了。艾列维乌斯·梅杜里出生于罗马门第高贵的家族。那些贵族被狂饮和游宴折磨得失去了英武气概，他们已经把为国家光荣战斗以至牺牲的权利交到平民手里去了。这些门第高贵的家族把侵略别的民族和国度的责任推卸到平民身上，而他们自己所担任的工作，就只是在贪图安逸的生活中挥霍祖上的财产，或者是抢夺他们所统治的省份罢了。

在范莱丽雅·梅萨拉的对面，坐着玛尔古斯·杰季乌斯·采吉齐乌斯，一个已有五十岁的贵族。他是一个开朗、快活、脸色红润、身体健壮的矮胖子，腆着一个凸起的大肚子。他最欢喜的消遣就是大嚼大喝，因此他把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浪费在三榻餐厅的食桌旁。上半年他总是去品尝厨子做的极其精致鲜美的菜肴，他的厨子的烹饪技术在整个罗马城市里是最闻名的；下半年呢，这位贵族就苦苦地考虑着晚间的饮食，而且预先想象着再进三榻餐厅时的快活情形。一句话，玛尔古斯·杰季乌斯·采吉齐乌斯在吃午餐的时候已经想到了晚餐。

过了一会儿，昆杜斯·荷尔顿西乌斯也来到了这里。这位雄辩家的辩术，在当时获得了世界的名声。

昆杜斯·荷尔顿西乌斯还不到三十六岁。他曾经花了不少精力和心血去研究演说的姿态和表达思想的各种方法，他那使姿势和语言相结合的艺术，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他每到一个地方——元老院、三棍餐厅，或者是不论什么地方——他那好像是天生的、气派极其尊贵高雅的一举一动，使所有的人都叹为观止。他的服装永远是深色的，他的阔边宽袍的皱襞总是非常和谐地下垂着，而且细心地褶叠得非常整洁，这就把他美妙庄重的姿态更显著地烘托出来了。

在这之前，他已经在镇压意大利中部各盟邦的马尔西战争中立下了赫赫功勋，入伍后两年，他被升任为百夫长，再后来又被选为护民官。

必须知道，荷尔顿西乌斯不仅以博学和雄辩出名，而且也可以说是一个技术精湛的大演员。荷尔顿西乌斯的名誉，倒有一半应该归功于他那清脆宏亮的嗓音和高妙的朗诵技巧，他不但把这一切发展到尽善尽美的地步，而且还能够在演说时把它们加以出人意料的发挥。这就使罗马最著名的悲

剧演员伊索帕斯和最有名的喜剧演员罗斯西乌斯也会在他演说的时候，急切地赶到大议场来；他们两个都想努力寻找荷尔顿西乌西斯发挥得这么淋漓尽致的朗诵艺术的奥妙。

当荷尔顿西乌斯、范莱丽雅、艾列维乌斯和采吉齐乌斯互相交谈而且遵照范莱丽雅的意思，派了一个自由的奴隶去索取参加当天角斗的角斗士们的名字小牌时，搦神像的祭司们的队伍已经绕过“岭墙”，而且把那些神像放到“岭墙”的平顶上去了。

在距离范莱丽雅和她的谈话伙伴的座位不远的地方，站着两个穿紫边白宽袍的少年，一个家庭教师陪着他们。这两个学生，一个十二岁，另一个十四岁，他们的脸纯粹是罗马人那种轮廓清晰、前额宽广的清癯面型。这两个少年是波尔齐乌斯族的后代，他们的名字是卡图和采比昂。他们的祖父就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赢得名声的监察官卡图，他是迦太基人的死对头，曾经要求无论如何要消灭迦太基。

弟弟采比昂比较欢喜说话，待人也比较热情，他不时地跟他们的家庭教师萨尔比顿寒暄，可是哥哥玛尔古斯·波尔齐乌斯·卡图却是一个沉默而又老噤着嘴的少年。他显出一副跟他的年龄完全不相称的沉郁的怒容。他在幼年时代就显示了坚强不屈的意志和坚定的、毫不动摇的精神。据说当他仅八岁的时候，玛尔古斯·庞贝齐乌斯·西朗——一个意大利诸城为了公民权而反对罗马的战争中的将领——到小卡图的叔叔德鲁苏斯的家里，一把掀起小卡图并且把他举到窗前吓唬他说：如果他不肯为意大利人向他的叔叔求情，就要把他扔到窗外的石子路上去。庞贝齐乌斯一面摇撼着他一面威吓，结果却什么作用也没有，小卡图既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动一下，而且丝毫没有同意或者害怕的表示。天生的坚定意志，对希腊哲学，特别是对斯多噶派哲学的钻研，对他冷

酷的爷爷的故意模仿，使这个十四岁的少年养成了一个勇武的公民所具的的性格。后来他是在乌季加城作战死亡的。他的尸体裹在忠于拉丁的自由战旗里，就好像裹在尸衣里一样，被送进了墓穴。

在凯旋门上面，离开某一个出口很近的地方，坐着一个由教师陪来的贵族家庭的孩子。他正高兴地跟一个十七岁光景的少年谈着话。那个少年虽然穿着成年人才穿的宽袍，但他的嘴唇上面只长出了一些非常微细的毫毛。他的身材并不高，显得柔弱多病，但是，在他那被黑油油的头发罩住的苍白的脸上，那对又大又黑的眼睛，却炯炯有神，显示了无限的智慧。

那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就是季杜斯·卢克列梯乌斯·卡鲁斯，他是罗马有名的世家子弟，而且后来他写了长诗《论万物之本质》，使他的大名永垂不朽。跟他谈话的那个强壮而又勇武的十二岁的孩子，就是退职的执政官卡西乌斯的儿子凯乌斯·卡西乌斯·龙金努斯。他注定要在共和国灭亡前的事变中担任极显著的角色。

卢克列梯乌斯和卡西乌斯谈得非常尽兴。这位未来的伟大诗人在最近两三年来常常到卡西乌斯·龙金努斯家中去，他看重年幼的龙金努斯的智慧和极其高贵的品性，因此跟他非常要好。卡西乌斯也很爱卢克列梯乌斯，他们被同一类的感情和兴趣吸引在一起，他们两人对物质生活都不很重视，对人和神也都采取近似的态度。

在卢克列梯乌斯和卡西乌斯的身边，坐着苏拉的儿子法乌斯特。他是一个瘦小的红头发少年；他那苍白的脸上还留着乌青和肿块——不久前才打过架的痕迹。他那天蓝色的眼睛显出凶狠而又骄横的神气——他最喜欢人家用手指向他，说他是“幸福的独裁者”的幸福儿子。

在角斗场上，那些还没有经过训练的年轻角斗士，正怀着值得赞扬的热情，抡着教练用的大头棒和木剑，进行着对他们自己不会有什么伤害的角斗，斗技方面用这样的表演吸引着观众，一直要到两位执政官和出钱安排罗马公民喜欢的玩意儿和娱乐的苏拉到来为止。

然而，对于这种不流血的角斗，除了那些经过上百次战斗和搏击幸而活命的军团中的老兵和释放角斗士之外，不管是谁都不会感到尽兴，不管是谁都不会感兴趣的。突然，整个广大的斗技场发出一阵阵响亮但又相当整齐的雷鸣般的掌声。

“庞培万岁！……葛涅乌斯·庞培万岁！……伟大的庞培万岁！”数千名观众高呼道。

庞培进了斗技场，就在那座连拱平顶上一群贞女的身边坐了下来。原来这群把自己的一生奉献贞节女神的纯洁女人，也汇集在这里，准备欣赏这一场她们所喜爱的流血表演。庞培用姿态优雅的鞠躬向民众答礼，接着把手贴向嘴唇频频抛吻，表示感谢。

葛涅乌斯·庞培估计二十八岁模样，他的身材非常高大，体格和赫克里斯一般结实魁梧；浓密的黑发笼住了他的大头，前额的额发生得很低很低。几乎和遮在他那对又大又黑、形状跟美丽的杏子一样的眼睛上面的眉毛连到一块儿去了，但是，他的眼珠却不很机灵而且缺乏表情。他那粗犷的、线条分明的脸和健康有力的身体，使人感到一种刚毅之美。当然，仔细观察过他脸部的人，一定会发觉：那张冷酷的脸，并不能使人对这位在二十年内跃登罗马共和国首位的人物的思想和功勋，产生深刻的印象。但无论如何，他在二十五岁的那一年远征非洲得胜归来，不但获得了凯旋的荣誉，甚至苏拉本人——那可能是苏拉最大方的一刹那间——

也尊称他为“伟大的人”庞培。但不论对庞培本人、对他的战功、事业和成就的评价如何，当他在罗马纪元 675 年 11 月 10 日走进大斗竞技场的时候，罗马民众的同情是绝对在他这一边的。他二十五岁就已成了一个凯旋者，而且获得了他的军团中所有兵士的热爱，那些在恶劣的气候、种种危险和几十次战斗中磨炼出来的老兵，一致拥护他做大元帅。

也许，罗马平民对庞培的这一特别显著的私爱，多多少少可以用他们对苏拉的隐藏的厌恶来加以说明，他们没有可能通过别的途径来表示这一憎恨的感情，就不得不把它发泄到那欢迎独裁者的年青朋友的暴风雨一般的掌声和欢呼中去；因为庞培是在战绩方面可以和苏拉匹敌的唯一的人。

跟着庞培来到的，是两位必须在明年 1 月 1 日离位的执政官“伊萨夫尔地的征服者”普勃里乌斯·赛尔维里乌斯·瓦季埃和阿庇乌斯·克劳齐乌斯·普里赫尔。在本月执政的赛尔维里乌斯前面，走着一队拿着权标的仪仗官，在上月执政的克劳齐乌斯前面也走着一队仪仗官。

当两位执政官在连拱的平顶上出现的时候，全场人都纷纷站起，对共和国的最高统治者表示应有的尊敬。

赛尔维里乌斯和克劳齐乌斯刚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全场观众就随着他们坐了下来。那两位在 9 月的公民大会上当选为第二年执政官的贵族玛尔古斯·艾米里乌斯·列庇杜斯和昆杜斯·卢塔齐乌斯·卡都鲁斯，也随着坐下来了。

庞培向赛尔维里乌斯和克劳齐乌斯鞠躬致意，他们也对他还礼，但还礼时的那副神气不仅仅是和颜悦色，而且几乎到了卑躬屈膝的地步。接着，庞培站起来，走近了非常感激他的玛尔古斯·列庇杜斯，和他握手，因为庞培曾经不顾苏拉的意思，利用自己极大的威望在选举中支持了列庇杜斯。

列庇杜斯恭恭敬敬地迎接了这位年青的大元帅，显示自

已对他的忠诚；他们开始交谈；但是庞培对另一位未来的执政官卢塔齐乌斯·卡都鲁斯，只矜持而又傲慢地微微鞠了一躬。

尽管在选举执政官的时候苏拉已经不是独裁者，但他还是握着他的权。他竭尽全部力量来反对执政官候选人列庇杜斯，因为他认为——他的估计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列庇杜斯实际上是凯乌斯·马略的信徒，是他的敌人。但是正因为苏拉的反对，再加上庞培善意的援助，结果在公民大会上却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那就是列庇杜斯压跨了受豪门贵族派支持的候选人卢塔齐乌斯·卡都鲁斯。苏拉曾经为此好几次批评庞培，说他在选举执政官的时候不帮助善良的人，而去支持所有公民中最坏的家伙。

执政官刚刚到场，那批年青的角斗士就停止了表演。那一天决意要参加角斗的角斗士们，已经准备好一切站在拱房门口，以便按照习惯在执政官前面列队经过。他们在那儿只等待着出发的信号。

所有的眼睛都盯着那座连拱的平顶，所有的人都等待着两位执政官发出开始角斗的信号。但是，两位执政官的目光却在斗技场一排排的座位上扫来扫去，仿佛在寻找某一个人，请求他允准似的。事实上，他们也就是在等待卢齐乌斯·考尔涅里乌斯·苏拉，等待着这位已经自愿放弃了独裁者的职位，但事实上仍然是罗马统治者的人。

最后，响起了一片鼓掌声——起先是微小的、稀稀落落的，接着就愈来愈宏亮、愈来愈整齐，在斗技场上引起了回响。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凯旋门那里去了。恰在这时候，卢齐乌斯·考尔涅里乌斯·苏拉由他的友人、党徒和元老们包围着，通过凯旋门进入了斗技场。

这位奇特的人物那时候已经有五十九岁。他的身躯相当

高大，体格也很魁梧健壮，他慢吞吞地没精打采地往前走，好像一个精疲力竭的人——这是放荡的宴饮的结果，因为他的一生完全沉溺在酒色之中，特别是最近几年内要比以前任何一个时期更严重。但是，使他衰老的主要原因，还是他那耗人精力的不治之症，它在他的脸上、也在他的全部外表留下了悲惨的未老先衰的印迹。

苏拉的脸现在的确是非常可怕的，但他原来的面貌却是很端正、很调和的；宽广的前额，鼻孔鼓得好像狮子鼻一样的大鼻子，一张相当大的、具有两片往外凸出的威严嘴唇的嘴。这样的长相可以说是很威武的，特别是把它与那盖在上面的浓密的、红棕色的头发合起来看，而且他那脸上还有一对机灵、阴沉而又锐利的淡灰色眼睛。这是明亮的山鹰眼睛，但有时会变得跟土狼的眼睛一般，在他那凶残的眼光中，蕴含着一种喜欢统治别人和喝血的欲望。

当苏拉在亚洲与米特里达梯斯王打仗的时候，他曾被邀请为和事佬，调停卡帕陀西亚王阿利奥巴尔藏和帕提亚王之间的争执。帕提亚王派来了特使奥罗巴查。那时候，苏拉的职分只是一个总督，但他为了显示罗马的威势，也为了表现他自己的权力，在互相谒见的时候竟毫不犹豫地在大厅中的三把椅子正中的一把坐了下来，他认为，这个最尊贵的位置就是他的地方。他叫亚洲最强大的国王的代表奥罗巴查坐在他右面，叫阿利奥巴尔藏坐在左面。帕提亚王对这一点感到非常难堪，丢脸，因此奥罗巴查一回去，就把他判了死刑。当时在奥罗巴查特使的随从中有一个哈尔达人，他精通巫术，能够从一个人的相貌确定他的精神上的力量。他在细致观察过苏拉的相貌以后，对苏拉野兽一般的眼睛里射出来的吓人光芒感到非常惊讶，他当下就说：“这个人一定会变成一个大人物的。我真惊奇，他对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变成世界

上第一个大人物的情况，怎么能够耐下去！”

让我们再回到苏拉身上来吧。刚才我们已经粗略地描绘了他的肖像，但我们必须说明，为什么我们在开始描写的时候要把他的脸叫做可怕的脸；苏拉的脸确实是可怕的，因为在他那脸上不但布满了肮脏的脓疱，还东一片西一片地分布着白色的斑点。按照某一个雅典小丑的恶毒说法，好像是在一个摩尔人的脸上撒了霜。

如果苏拉的脸在年青时就是这样，那就极易知道，到了老年会变得多么可怕；在这位独裁者的血管中淌着生花柳病和瘰癧病的血，而他一直沉溺其中的酒宴，使他的病状更为严重。使他的脸变得丑陋不堪的白斑和痂愈来愈多了，现在，他全身已长满了脓疱和痂疽。

苏拉显出一副厌世者的神色，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进了斗技场。他并没有穿拉丁民族的外套或是代代相传的宽袍，在他那件用雪白的羊毛织成而且绣着金花和阿拉伯式花纹的长袍上面，还披着一袭华美的、镶着金色花边的、火红色的希腊式外套；一个金扣子在右肩那儿系住了外罩，扣子上面的宝石迎着太阳发出忽隐忽现的耀眼的光芒。苏拉蔑视整个人类，尤其轻视他本国的同胞，他是第一批穿希腊式外套的少数罗马人中间的一个。他拿着一根金头手杖，雕刻家在杖头上用极精致的技艺雕刻着奥尔霍明一战中的战歌。奥尔霍明是倍奥季亚的一个城市，苏拉曾在该城附近打败了米特里达梯斯王的总督阿盖拉乌斯。雕刻家在杖头上雕出了阿盖拉乌斯向苏拉屈膝投降的情形。在独裁者右手的无名指上戴着一个金指环，指环上面镶着一颗巨大的，鲜血似的红宝石，上面刻着波克斯把朱古达王献出来的情景。苏拉曾经一刻不离手地戴着这个指环，直到马略凯旋回来，然后按照他那特有的性格，时常用它来向马略夸耀自己的功绩。这个指

环变成了引起苏拉和马略毁灭性争执的第一颗火花。

苏拉一听到雷鸣般的掌声，嘴唇上就显出了一丝冷笑，低声说：“拍吧，拍吧，你们这群愚蠢的山羊！”

那时候两位执政官发出了表演开始的标志，一百个角斗士就出了拱房，列成纵队循着斗技场行进。

走在最前面的第一对角斗士，是鱼盔角斗士和鱼网角斗士，角斗表演必须由他们开始。虽然他们两人中间的一个不久就要死去；但他们还是一面走一面平静地交谈着。在他们的后面是九个绳网角斗士和九个追击角斗士，绳网角斗士的手里拿着绳网和三齿叉，追击角斗士的武器则是短剑和盾牌。角斗的时候，绳网角斗士就是用这种绳网去捕捉追赶角斗士，如果追击角斗士没有被网罩上，他们就可以追击逃离的绳网角斗士。

在这九对人后面是三十对正式的角斗士：他们分成三十人一队开始角斗，就像是一场小规模模仿真正战斗的表演。在这六十角斗士中，三十个是色雷斯人，另外三十个是沙姆尼特人；他们全是耐看、年青、身材魁梧、强壮而又勇武的人。

傲慢的色雷斯人用弯曲的短剑作为他们的武器；一手拿着不大的、前面微微隆起的正方形盾牌，他们的头上戴着没有面罩的头盔；这全是他们本民族的武装。他们全都穿着鲜红色的短衣，他们的头盔上飘扬着一对黑色的羽毛。三十个沙姆尼特人的武装也和他们本民族战士的武装一样：笔直的短剑，有面罩和帽翼的不大的头盔，小小的正方形盾牌；铁制的护手，盖住了没有盾牌掩护的右手，最后是一片铁制的护膝，盖住了他们的左腿。沙姆尼特人都穿着浅蓝色的短衣，他们头盔上飘着白色的羽毛。

行列的末尾是十对穿白短衣的蒙面角斗士；他们的装备